

第十一回 李師師鋪排風月好色貪財 沈子金賣俏行奸先娘後女

鍾離祖詩：

生我之門死我戶，幾個惺惺幾個悟？
夜來鐵漢自思量，長生不老由人做。

呂祖詩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教君骨髓枯。

卻說皮員外在李師師家廳上吃茶，忽然見銀瓶掀簾子上花園裡去了，不覺魂飛心蕩，恨不的一時到手。托那侍兒湘煙和李師師說，要出一百兩銀子梳櫳銀瓶，湘煙笑道：「我不敢提起，怕銀瓶姐知道罵我。你叫幫閒的沈子金來，探探太太的口氣，我才敢說。」原來沈子金才十八歲，一手好琵琶，各樣技藝，無般不能，又慣會偷寒送暖，自幼兒和人挨光，極是在行，人物又好，手段又高，汴京巢窩有名幫閒小官。自從他父母亡過了，千金家事嫖得精光。人只叫他作小沈千戶。金兵亂後，又襲不得職，終日和人在巢窩裡鬼混。

那日在家，皮員外進來坐下，央他和李師師提那梳櫳銀瓶的話。沈子金搖了搖頭道：「這件事休看得容易了，倒要費彎曲才得到手。你休看作是門裡人，指望一說就成。皮狐打不成，還惹下一身臊。李師師是個見大錢的，把這銀瓶嬌養的比自己女兒還重十分，動不動說是道君選過的，就與嬪妃一樣，他心裡還不知安下個甚麼網兒，要打一個餓老鴉。你如今拿著百十兩銀子，就要去破天荒、彩鮮花，那能得個？他就依你梳櫳，與銀瓶破了瓜，你不成一兩夜就中路開了？講包月包年還少不得幾百兩銀子，到不如講嫁娶，破著費五七百金，他這等一個大體面，扯大架子，至少也還騙他三二百兩陪送的妝奩，你不過淨費三四百兩，還不勾那包月的錢。」說的皮員外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子金，你不枉是個積年子弟，到底算計的長。咱如今怎麼去開口？」子金道：「終不然這樣空手白去提親，他不笑麼？依我，後日是李師師的生日，你買一副大下程，我替你先去探探。憑著我三寸不爛之舌，管教有幾分准。」皮員外聽子金所說。

到了正月十三日，是師師的正壽。這東京有名的行戶，誰敢不來進奉他，就是舊日相識官員、內監，都有往來。自家常養著兩個長班書辦，答應往來禮帖，到像個縉紳家的體面。到了日西，禮節將完。沈子金打扮一身蘇款：戴一頂玄色紗巾，斜嵌著古玉兒，穿一領烏綾碎雲宋錦花樣的直裰，又襯著一條水紅花縐紗的褶子，腳下朱履、白綾細襪，手裡拿著一個紅綾鴛鴦汗巾，巾上繫著銀三事兒。一個出奇的大佛手柑，一大塊沉香火埋在一個壽字紫銅熏爐裡，俱籠在袖中，熏的透體異香，要悄悄送與銀瓶的。他卻要借皮員外的慫錢，來賣自己的俏。這是葉底偷桃手段，畢竟是在行子弟。安排停當，把衣衫抖了一抖，上李師師家來，客廳上坐下。

他這院裡規矩：如要回，就說「太太有病，久不見客」；如要見，就等一會才請到書房，又等一會，才出來相見。比不得巢窩裡沒內沒外，一把就抱在懷裡。分外還有許多腔調，如不依他，就說是不在行的，一世也不得見他面，所以都要尊他的規矩。

子金坐在前廳上，只見兩壁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桌。當面是鐵梨木天然幾，有二丈餘長；上設漢銅大花瓶，插一枝半開的老梅，傍倚著個周紋饗饗古鼎，足有六尺餘高，香煙縷縷不絕。子金坐了一會，出來個蓬頭小京油兒，打著一個蘇州髻兒，屯絹青衣，拿著雕漆銀鑲杯兒——一盞杏仁泡茶，吃了，說：「太太才睡醒了，梳頭哩，就出來相見。」又等一頓飯時，另有個侍兒，穿著織金豆綠衫兒，銀紅綾比甲，束著個花綾白汗兒，掀著簾子走進來，笑著說：「太太請書房中相見。」這子金又抖抖衣服，進入幾層門戶，彎轉迴廊，俱是一片松竹，太湖石邊臘梅盛開，又有兩枝紅梅點綴。進的五間書房來，師師還在繡閣未出，那得就見？子金坐在中間一個倭漆大理石椅兒上，未見佳人，先看陳設。但見：

正南設大理石屏二架，天然山水雲煙；居中懸御筆白鷹一軸，上印著玉章寶璽。左壁掛東坡大字題文與可墨竹淋漓，右壁掛米顛淡皴仿趙大年遠山蒼老。但見牙牀雕鏤龍鳳，懸掛著錦帳流蘇，盡是內宮陳設；香榻高鋪文綺，平墊著隱囊繡簾，無非御院風流。瑤簽玉軸，多藏著道笈仙函；端硯紋琴，俱列在朱幾素案。又有那牀上盆鬆，三寸高枝，能向畫圖作乾；籠中鸚鵡，一聲巧語，忽傳客到呼茶。紫簫斜掛玉屏風，香縷細焚金鴨鼎。

讀《宋史》有感：

亂多治少使心悲，一段須傾酒一卮。

元末勝場王保保，宋家敗氣李師師。

沈子金看有多時，忽然湘簾高揭，宮扇半遮，前後四個濃妝侍兒簇捧，出來的是師師了。也有三十多歲年紀，身子兒不短不長，面龐兒半黃半白。顏色也只平常，打扮得十分嬌貴。穿一件天藍翡翠漏地鳳穿花縐紗衫兒，下襯著絳紅縐紗衲襖，係一條素羅落花流水八幅湘裙，緊罩著點翠穿珠蓮瓣雲肩宮袖。總是內家，一陣異香，蘭芬桂馥。子金雖幫閒到他家，只見了幾個侍女們，那曾見師師一面？見了這等一個威儀，如何不心驚骨軟，早不覺磕下頭去。師師用手攙起，笑容可掬道：「這個禮那裡當得起。」左右侍兒安了坐。

子金取出禮帖來——早把皮員外名帖換去，是沈子金的名字，寫「義男沈鬱頓首祝叩李母太夫人千秋」。師師看了帖兒，歡喜的當不得。早有從人抬進兩架新添篋絲食盒來，揭開擺在階下，是一匹天藍織錦萬壽字倭緞、一匹陝西姑絨雲褐，俱約有五十餘尺，紅紙束的兩大卷。使硃紅捧盒盛著才是燒羊二肘、燒鵝二隻、燒肉一方、燒蹄一對。又是壽桃壽麵，細果八盤，無非天花、香蕈、魚翅、燕窩。又是兩壇江南金橘酒。師師見禮厚情謙，子金年少標緻，又會說話，太太長太太短，也有些肉麻的光景，要收這小官做個門下安祿山的意思，即便吩咐：「看酒桌兒。小坐坐。」子金故意起身說：「太太事煩，這些小禮孝順，怎敢就好取擾。」師師笑道：「以後是一家了，家常便飯，坐坐何妨。」子金只怕扯脫了，口說身不動，躬著腰又坐下。

子金看見內外有數十個侍兒往來答應，俱是濃妝豔服、珠翠盈頭，只師師高挽宮髻，橫插一枝碧玉龍簪子，單鳳斜挑幾個大明珠，卻是清淡，更覺典雅。不多時，捧出一盞桂露點的鬆蘿茶來，金鑲的雕漆茶杯兒，不用茶果。吃茶下去，就出一張大紅紙寫

來，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，內有二十四器隨方就圓的定窯磁碟兒，俱是稀奇素果——橄欖、晃菰、蘋婆、葡萄、藥片、香橙，山珍海錯，下酒之物。兩副金壽字杯兒，一把銀壺。才待斟上，沈子金眼快，即忙接杯在手，先送在師師面前，早磕下頭去。師師全攙不起來，喜的滿臉是笑，然後回敬子金，安了坐。才待坐下，只見師師喚湘煙伏耳低言，不知說句甚麼，湘煙飛也是去了。

酒過三巡，只見後院子一片笑聲，先是兩個侍兒掀起簾子，進來一位天仙，險不驚的襄王魄散，宋玉魂消。但見：

暈紅粉頰，卻才夢醒扶來；淡綠眉彎，恰是晚妝重畫。偷覷人一點秋波，內藏著許多羞態；洩露出三分春色，外安排無限風流。丁香未破雨中春，荳蔻初含枝上血。

這沈子金一見，骨軟筋麻，忙起來作揖讓坐。李師師才說道：「是小女銀瓶。」坐在師師側首。原來師師因子金送此大禮，拜了乾娘，件件可人意兒，叫出銀瓶來坐，兄妹之意。不料這銀瓶前身原是沈子金妻子，只因將家財抵盜，偷嫁了南宮吉，故今世罰他受沈子金之報。故兩人相見，未免有情。當時銀瓶起來，另行酒禮，還要替師師磕頭，師師免了，又與子金拜了，各安席而坐。那些家妓們早箏撥笙管一齊奏起樂來，上菜斟酒另有一班小童。真是湯翻香雪，肉膾銀絲，俱是內廚製造，不與外邊相同。

沈子金一個才出胞胎的少年蕩子，見了師師，眼裡已是出火，今又見了銀瓶，只是心窩裡亂跳，又是動了心，到像見了狼虎來吃他的一般，眼忙心亂，到弄成一個木偶人了。這銀瓶從來不曾見客，見了沈子金生得清秀風流，又打扮得蘇意，雖是嬌羞，把眼睛不住的斜覷，見子金看他，他又把頭低了。到底是門裡出身，見這些侍兒們接客光景，自然會勾情賣俏。又況他年過二八，才色絕代，豈有不愛風流之理。當時彼此留盼，眉目送情，只嫌師師礙眼。又道是無巧不成話，忽然黃太監來送壽禮，師師起身收禮去了，落下銀瓶二人，才敢放眼相看。子金扳話，就取出袖中紫銅壽字薰爐並佛手柑來，放在桌上，說：「是拙兄一點心意，送賢妹頑耍。見此物就見拙兄一般。」銀瓶分明心愛，只推不受。

不多時，李師師回來，銀瓶說：「是沈哥哥送的，我不好受。」師師笑道：「一家姊妹們，收了何妨？只央你沈哥哥替你早尋一家好親，還要謝他哩。」只這一句，勾起了子金的話來。兩相湊巧，子金方把皮員外要求娶銀瓶的話才提來說了一遍，道：「論起賢妹才色青年，就是配一個狀元也稱的，如今大亂以後，大家都窮了，那得班配？這皮員外也是洛陽有名的大家，著他多多盡個財禮，許了親，只說要他招贅，養母親的老，日後就是個兒子一般，他也不敢忘了恩。他今年三十歲了，論人材也中中的，心裡誠實，不是虛花子弟。如今只取他這個心罷了。」師師問道：「他出多少財禮？我這女兒是上皇選過的，休當作門裡人看，琴棋書畫、品竹彈絲，無般不精，就拿金子打這個活人兒，我也不換，少也得三千金來下聘！珠冠金鑲、寶石環佩、衣服插戴在外，也得千兩才出得門！」子金笑道：「娘這話就說得遠了。他一個百姓富戶之家，那得有這些？如今叫他竭力湊個財禮，大吹大打的請些官客來下聘，不在銀子多少，只講過完了婚不許過門去，到底瓶姐還是咱的人，刀靶還在咱手裡。東方日子長著哩，那一時只由著咱擺佈，不怕他貓兒不上樹。細細嚼他，強似囫圇嚥。講得財禮多了，人上不來，到是一拳的買賣，顯不出咱娘們的做手來。」只這幾句話，打動了師師的心，取出一隻漢玉杯來，斟得有十分滿，叫瓶姐雙手送子金，以作謝禮。銀瓶翠袖高擎，筍芽斜露。子金慌忙來接，早用手把銀瓶手腕一招，調了個暗情。兩人笑眼傳心。師師正要他勾扯掙鈔，簞筭人家，那管他們嘲笑。

吃了幾杯，大家熟狎了。子金妝著醉道：「我聞的說一座好花園，叫兒子去看看，到外邊也好說。」師師心喜，又見子金伶俐，就叫侍女們攜著盒酒去看梅花，擺在園亭石幾之上。這條路要從書房東廂後，串到銀瓶臥房前，過去才是園門。師師前行，子金、銀瓶隨後，都有幾分酒意。月色初上，正是燈節，街上遊人熱鬧。師師要上小閣，看河上花燈。子金步到閣上，才知是銀瓶的臥房，存在心裡。閣上香薰繡被、春暖紅綃是不消說的。下閣來到梅花樹下，一方石桌、兩條石凳，俱是花斑石天然竹葉鬆梅的，磨光如漆。子金、師師作對，取了錦机來，銀瓶橫在師師下手，卻與子金相挨。早已把暖酒斟在三個兒杯中。三人吃得各有春心，叫子金吹簫，師師卻用琵琶，叫銀瓶歌一套《梅花三弄》，三人湊成一樣，好不趣絕：

【錦搭絮】繡閣清峭，梅額映輕韶。畫粉銀屏，寶鴨薰爐對新寥。為多嬌，探聽春宵。那管得翠幃人老，香夢無聊。兀自裡暗度年華，怕樓外鶯聲到碧簫。

【前腔】睡痕宜笑，微酒暈紅潮。昨夜東風，戶插宜春勝欲飄。係春朝，微步纖腰，正是弄晴時候，閣雨雲霄。紗窗綠線重，把淡翠眉峰懶去描。

原來師師酒量甚大，風月有名，打動皇上，全在枕席上用工。且有內美，雖夜夜交合，渾如處女一樣。海內享名，人求一面當費百金。這一向負個大名，不好接客，只偷藏兩個知心舊人，終久做的不快。這一夜酒興逗的春心津津欲動，看上這個沈小官在行，留他做個小閒，又拜成兒子，穿房入閣的好擋人的眼目，吃著酒，在石桌下把金蓮輕輕一勾。這子金積年子弟，就知道了，連忙妝醉，倒在亭子台幾上，叫著也妝不醒，只說：「我走不得了。」師師笑道：「這小官吃的老實酒，我見他杯杯乾，到不藏量。叫湘煙扶他書房睡去罷。」兩三個丫頭才攙扶起來，踉蹌著往書房裡去。師師也到書房，看著他連衣睡倒，叫侍兒們取燈出去。各人知趣去了。

子金見師師醉興勃勃，淫心已動，扒起來跪在面前，忙叫親娘。把師師抱在一張禪椅上，輕解紅綃，早已淺抽玉塵。兩人俱是積年，子金精強力壯，內材養得十分豐銳，（以下刪節12個字）照依《嫵經》上九淺一深、磨按抓揉之法，把這婦人弄得（以下刪節9字）不一次昏迷如醉。兩情相對，貫住不休。師師覺美不可言，忙叫：「哥哥有這等本事，我今生不能離開你了！」又把上下底光脫個盡，馬扒在子金身上，自己揣摩。子金竭力迎湊，直至三鼓方泄，力倦而寢。正是：三春未定裴航杵，一夜先偷阿母桃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銀瓶見師師送子金書房去宿，早知其意，悄悄上那閣子上，把燈吹滅，在那窗眼映著月光，偷看師師送子金而去，心中也有些動情。女兒家沒受這個滋味，只為子金吹簫點板，勾搭了幾番，到叫李媽先收在手裡，就和吃醋的一般。到了房中，連衣而臥，心窩裡亂跳。「又不知說那皮員外何等樣個人，怎樣得像沈子金一半也罷了。」

卻說師師睡到四更，酒醒力倦，起來淨手，見子金睡的鼾鼾的，一身雪白肌膚，和個女兒一般，著實愛他，拍拍叫醒道：「哥哥，你自己睡罷，我到後房裡去。天明了丫頭們看著不好看，到是乾娘和乾兒子耍了。你往後常來，常住著，外人那裡知道。」連忙取牀上的錦被替他蓋了，去訖不題。

誰知道這子金積年的乖賊。「一心看上銀瓶，到不料師師先把我來奸了。雖然有趣，還不如銀瓶一朵鮮花，又不知是甚麼滋味。」聽聽正打四鼓，正是正月裡日短夜長，這小官跳起來，穿了個襖，妝去淨手。角門全不曾關。你道為何？只因李師師在書房中，眾侍女知趣避開，門俱開著。此時院子靜悄悄，人都睡熟了。一直蹺過東廂那銀瓶的小閣子來，銀瓶思情，花心滴露，倦極無聊，只把房門輕掩。那知道子金走來，輕輕啟戶，露的身子光光的，看那月色透過紗窗，照見銀瓶解手羅裙高視而臥。叫了聲「兔」

家，我為你費了一場心，怎肯罷手！」上前一把握，忙解底衣。那銀瓶故意星眼矇矓，低聲問是誰，那褲帶早已解開了。子金餘勇可賈，不敢猛進，（以下刪節6個字）銀瓶扭了兩扭，也就不言語了。只見：

蝶粉初開，蜂黃未褪。顛巍巍花朵，何曾經雨打風吹；密匝匝雲叢，略帶些水香花氣。初入桃源，溪轉峰回猶認路；深探花潤，波明石動漸通津。此處自家知痛癢，直教鯁入菱窩；到來隨地任浮沉，真是魚遊春水。暮雨乍開三峽夢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銀瓶初破嬌紅，子金不敢大戰，只得扶起。鬢亂腰鬆，新紅滴滴，子金忙將白綾汗巾拭淨。銀瓶忽淚下道：「哥哥，你有心，奴有意，只怕不得做長遠夫妻。我又被你彩去新紅，日後如何是好？」子金笑道：「姐姐放心，今日尋的這個主兒是個死樁。把你不要過他家去，只在這裡，和包月的一樣，你媽媽又收了我做他拄拐，咱兩個如魚似水，夜去明來，叫那皮員外打著幌子咱快活。到了幾年，再作商議。這天下大亂，有了咱一對夫妻，那裡不是過日處？」銀瓶說道：「你既有實心，和你月下賭誓。」於是推開樓窗，雙雙跪倒道：「月光菩薩，我兩人有一個負心的，死於刀劍之下！」賭咒已畢，子金還要再乾一遭，銀瓶護疼不肯，許下「改日另來罷」，兩個親唇鬢臂而別。不知後來皮員外與銀瓶結婚如何，有分教：

月老檢書，添上幾層離恨譜；
風流續債，還他半世負心盟。
畢竟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